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觀弈道人撰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雪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姓名年歲併問曾生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饈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見不敢欺翁姑兒

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媿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療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引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見尙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旣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鋪衾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蛻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卧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啓曰今

隸碧霞元君爲女官當往泰山請其往故相偕至此僦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所記狐女畧相近然彼有所爲而爲故僅得追誅此無所爲而爲故竟能成道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某婦某婦戀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間亦有之與強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嶽帝取進止

毋遽以厲鬼往也語訖遂寂後不知究竟能攝否然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顧郎中德懋世所稱判冥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喜其姓名不敢洩其事則有姑出其婦者以小姑之讒非其罪也姑性卞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緇足庵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無情庵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踰墻缺私就之來往歲餘爲其師所覺師持戒嚴以爲汚佛地斥其天勿來來且逐婦夫遂絕迹婦竟鬱鬱死冥官謂既入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僧律科斷議付泥犁

顧堅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違誓願科以僧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也離冀收覆水恩非斷絕志且堅貞徒以孤苦無歸託身荒利其爲尼也但可謂之毀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謂之借榻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浮踪執爲惡業則瑤光奪塔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踰墻幽會迹似贈以芍藥事均采彼靡蕪人本同衾理殊失節陽律於未婚私媾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恐視彼爲輕况已抑鬱捐生縱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其薄罰徑付轉輪準理酌情似乎兩協事上冥王竟從其議此語真妄無

可證驗然據其所議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忽自云以  
多洩陰事謫爲社公姑存其說亦足爲輕談溫室者箴  
也

庫爾喀喇烏蘇

庫爾喀喇烏蘇譯言黑烏蘇譯言水也

臺軍李印普隨都司

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貫一矢莫測其由晚宿郵舍  
印乃言昔過是地遙見一騎飛馳來疑爲瑪哈沁伏深  
草伺之漸近則一物似人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  
爲怪發一矢中之噲然如鐘聲化黑烟去野馬亦驚逸  
今此矢在樹知爲木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  
原未見我彼既有靈恐聞之或報復故寧默也其機警

多類此一日塔爾巴哈台押連寇滿答爾至命曰長解  
以鐵扭貫手以鐵鍊從馬腹橫鎖其足時已病奄奄僅  
一息與之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擲下賴繫足得  
不墮但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馬相並又作欲  
墮狀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扭擊印仆馬下卽旋  
轡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北路定邊副將軍所屬綿亘  
數百里古無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僞也叅將岳  
濟坐是獲重譴印亦長枷旣而伊犁復捕得滿答爾蓋  
額魯特來降者賞賚最厚滿答爾貪餌而出因就擒訊  
其何以敢再至則曰我罪至重諒必不料我來我隨衆



而來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計良是而不虞藏其項上箭癘也以印之巧密而卒爲術愚以滿筮爾之深險而卒以詐敗日以心闕誠不知其所窮然任智終遇其敵未有千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質其詞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沚言嘗讀書別業一文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懷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靜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

蕭瑟瑟而已

香泚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見鬼  
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  
一夕隔牆語曰隣君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咏案上  
當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達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  
未句鄴城風雨連天草祈寫連爲粘則感極矣頃爭此  
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  
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颺怒捲泥沙洒窗戶如急雨老  
儒笑且叱曰爾輩勿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角賭必有  
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

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辯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諸鶴汀曰究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穀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獎王媪言

卽見醉  
雖應者

有樵者伐木山岡力倦小憩遙見

一人持云數襲沿路棄之不省其何故諦視之履險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慘淡不似人疑爲妖魅登高樹瞰之人已不見由其棄衣之路宛轉至山拗則一虎伏焉知人爲佞鬼衣所食者之遺也急棄柴自岡後遁次日聞某村某甲於是地死於虎矣路非人徑

所必經知其以衣爲餌導之至是也物莫靈於人人恒以餌取物今物乃以餌取人豈人弗靈哉利汨其靈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傳獵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銃擊擊殪其三焉則虎又以智敗矣輾轉倚伏機械又安有窮歟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計萬萬不到此聞俚役於虎必得代乃轉生是殆俚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報冤也俚者人所化揆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俚助已不知卽俚害已矣

梁豁堂言有粵東大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冲舉可坐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

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雖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元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鱸台菌吳橙闢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猶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游出豸賴之丹點瓦石爲黃金百鍊不耗粵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爲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則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衆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求仙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真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冲漠自然與元氣爲一烏有如是種

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坤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爐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爐火服餌尙隔幾塵况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爲而告以種種不可爲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大偽曰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辨也吾疾夫道家之滋偽故因汝好道恭一正之因指諸方王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

丹辰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  
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般運五  
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盧躡也名曰  
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衆牽  
衣叩額曰下土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  
不一度脫乎道士却坐顧粵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  
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願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  
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  
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綿綿  
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

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如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奏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陽無怪無奇是真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已失所在矣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倉中不甚爲祟然小兒女或近倉遊戲輒被瓦擊一日厨下得一小狐衆欲捶殺以洩憤洪生曰是挑釁也人與妖鬪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餌親送至倉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窰內煩以烟薰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窰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窰內小語曰我名綠雲狐家婢也不勝鞭笞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舍之

里俗呼狐曰仙家

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卽

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尚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窰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

得汝汝王去矣竊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  
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  
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窗外呼曰  
綠雲叩頭

蒙古以羊骨卜燒而觀其坼光猶蠻峒雞卜也霍文易  
書在葵蘇圖軍臺時有老婦解此術使卜歸期婦側睨  
良久曰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與冠皆已具行  
有兆矣越數月又使卜婦一視卽拜曰馬已鞍人已冠  
矣公不久其歸乎旣而果

賜環又大學士溫公言曩征烏什俘回部十餘人禁地

窖中一日指口訴饑投以杏衆分食訖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擲於地上觀其縱橫奇偶忽失聲哭其黨環視亦皆哭旣而駢誅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休錢卜也是與著龜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龜之變以物取數者著之變其藉人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康熙癸巳秋采村厰佃戶周甲不勝其婦之箠楚夜伺婦寢逃匿破廟將待曉介鄰里乞憐婦覺之追迹至廟對神像數其罪叱使伏受鞭廟故有狐鞭甫十餘方哀呼羣狐合譟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齊奪甲置牆隅執其婦襖無寸縷卽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釋突

又合謀而出曰男子但解護男子渠背妻私暱某家女不應死耶亦奪其婦置牆隅而相率執甲羣狐格鬪爭救喧闐良久守田者疑為劫盜大呼鳴銃為聲援狐乃各散婦已委頓甲竭蹶負以歸王德庵先生時設帳於是見婦在途中猶喃喃罵也先生嘗曰快哉諸狐可謂禮失而求野狐婦乃惡傷其類又別執一理操同室之戈蓋門戶分而朋黨起朋黨盛而公論消膠轕紛紜是非瀟起其相軋也久矣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辭歸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漬面

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  
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爲所覺  
遽躍起擁我踰墻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噤不能言遂被  
逼入坐陳醲醇釀加以苛罰遂至沉酣不記幾時眠亦  
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  
多年除曰曰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  
子作倡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爲家長者寧不愧  
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治蕩業已咎之然其間有一  
錢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譎詞乞肉非出強牽且  
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闌人非一碎壁多年故兒輩

通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  
範之疎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  
既笞兒此婢吾亦當痛笞狐哂曰過標梅之年而不爲  
之擇配偶鬻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  
呼媒媼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  
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襪被獨  
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曰已曠黑遂投止廢  
堡破屋荒烟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寇盜解裝絆馬  
拾枯枝爨火禦寒竟展衾安卧方欲睡間聞有哭聲諦

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棺槨方然室明如晝因側  
眠握刃以待之俄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鳴鳴不已然  
終不露形杜此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  
商言閣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  
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  
媚惑亦不懼之微哂曰欲入卽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  
其枕矣羞容靦掩面泣曰一語纔通遽相偎倚人雖  
浴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造次勿訝淫  
奔此堡故羣盜所居妾偶獨行爲其所劫盡褫衣裳簪  
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沉陰沍凍萬苦難名

後惡黨伏誅廢爲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耻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樵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僊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爲妖乃沉寃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旣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徑去女伏枕叩頷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爲營壘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爲側室



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爲此鬼後身也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鈎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鈎似卽指此蕭詮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鈎則以珊瑚爲鈎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鈎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鈎就倒垂極杖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鬚縵纒柱亦就一橫出之瘦瘤作一芝草其餘天然彎曲脉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迹色亦純作櫻桃紅始爲奇絕其掛鈎之環則以交柯逆理之枝去其外岐而存其周圍

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爲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致價尙未昂云

又余在烏魯木齊時見故大學士溫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闊質理瑩白面有紅斑四點皆大如指頂鮮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煉非琥珀燬深入腠理而暈脚四散漸遠漸淡以至於無蓋天成也公恒以自隨木果木之戰公埋輪繫馬慷慨捐生此物想流落蠻烟瘴雨問矣

又嘗見賈人持一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半

純白下半瑩澈如琥珀爲日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  
堅不肯售余終疑爲藥煉也

五十年前見董文恪公一玉螭質不甚巨而純白無點  
瑕獨視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則非隱青卽隱黃隱  
赭無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貴頃與柘林司農話及司農  
曰公在日偶值匱乏以六百金轉售之矣

益都有書生才氣颯發頗爲雋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  
女目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掩後門待生潛踪匿  
影方闌中捫壁竊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見一厲鬼  
嘗戶立狼狽奔回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師忽端坐大

為人子孫皆當  
謹者

言曰吾辛苦積得小陰陽當有一孫登第何踰牆鑽穴  
自敗成功幸我變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兩舉矣爾  
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  
昏然仆地方灌泊間宅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  
三世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勸戒不從則當  
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  
慢且褻爾魄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澗曾  
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男如其難子孫之敗壞如其其  
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是其死御不忘也人可不深長  
思乎然南澗言此生終身不第願領以終始流蕩不返

鬼六皆俛首與  
辭

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而不  
附形於其孫亦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在故終不  
知懲歟

狐魅人之所畏也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  
之狡麗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  
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贄請往醮投書求婚姻且云或  
香門嬌女並已乘龍或鄙棄樵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  
艷婢用充貴媵銜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  
夕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  
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謝

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生大欣慰卽於是夜定情自  
以爲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  
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  
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亦不知誰爲料  
理意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  
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嗔又冶蕩殊常盤惑萬狀卜夜  
卜晝靡有已時尙嗷嗷不足以是家爲之凋體亦爲之  
敝久而疲於奔命怨詈時聞漸起巖端遂成罅隙呼朋  
引類妖祟大興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現形抗  
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爲苟合手札具

存非無故爲魅也。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豈不知，既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理，毋乃誣歟？卽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蓄養之費，旣充妾媵，卽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卽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較攘竊他人，終爲有間。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尙屬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錄以爲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衆肆擾，又何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罵者，不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歟？真人俛思良久。

久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髦矣  
不罷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貧如洗竟以  
瘵終

從姪秀山言奴子吳士俊嘗與人鬪不勝恚而求自盡  
欲於村外覓僻地甫出柵卽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  
佳一鬼言自縊更佳左右牽掣莫知所適俄有舊識丁  
文奎者從北來揮拳擊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歸士俊  
惘惘如夢醒自盡之心頓息文奎亦先以縊死者蓋二  
人同役於叔父栗甫公家文奎歿後其母嬰疾困卧士  
俊嘗助以錢五百故以是報之此余家近歲事與新齋



諸所記針工遇鬼畧相似信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  
而來報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周景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艦之任晚泊大江中俄  
一大艦來同泊門燈檣幟亦官舫也日欲沒時艙中二  
十餘人露刃躍過盡驅婦女出艙外有靚粧女子隔窻  
指一少婦曰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  
我卽爾家某婢父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無人理幸  
逃出遇我爾追捕未獲銜冤次骨今來復讐也言訖揚  
帆順流去斯須滅影緝尋無跡女竟不知其所終然情  
狀可想矣夫貧至鬻女豈復有所能爲而不慮其能爲

盜也婢受慘毒豈復能報而不慮其父能爲盜也此所謂蜂蠶有毒豈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閉空房凍餓死然無傷痕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寃憤莫釋夜踰垣入併其母女手刃之海捕多年竟終漏網是不爲盜亦能報矣又言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併焚亦羣婢怨毒之所爲事無顯證遂無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報矣余有親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兒戲間有死者一夕有黑氣如車輪自檐墮下旋轉如風啾啾然有聲直入內室而隱次日疽發於項如粟顆漸以四潰首斷如斬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人之愛子誰不

如我其强者銜冤茹痛鬱結莫申一决橫流勢所必至其弱者橫遭荼毒賈恨黃泉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世謂古玉皆昆吾刀刻不盡然也魏文帝典論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漢時已無此器李義山詩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爲第一其地卽佛經之印度漢書之身毒精是技者相傳猶漢武時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頗有中國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舊譜也又云別有奇藥能軟玉故細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常見瑪少宰與同自西域買來梅花一枝虹幹天

矯殆可以插瓶而開之則上蓋下底成一盒雖細條碎  
瓣亦皆空中又嘗見一鉢內外兩重可以轉而不可出  
中間隙縫僅如一髮搖之無聲斷無容刀之理刀亦斷  
無屈曲三折透至鉢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無迹之藥  
不但能軟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見謂之鬼工今則納賚  
輸琛有如域內亦尋常視之矣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  
疑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  
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爲鬼歸告其父母  
開冢驗視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

脇癥瘕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逝矣蓋閩中  
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尸歷一日服至六寸  
尚可蘇至七寸乃眞外文已有壻而私與鄰子狎故磨  
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壻家鳴官捕得鄰  
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鞠是獄欲引開棺  
見尸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  
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  
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種種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  
之簡作雙龍對立狀宋孝宗之帶作南極老人扶杖像

見於諸書者不一當非妄語今惟有黑白二色未間有  
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歟惟大理石往往似畫至今尙  
然嘗見梁少司馬鐵幢家一插屏作一鷹立老樹斜柯  
上翳距翼尾一一酷似側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氣亦極  
生動朱暹使子頴嘗以大理石鎮紙贈亡兒汝侏長約  
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懸厓對峙中有二人  
乘一舟順流下一面作雙松欹立針鬣分明下有水紋  
一月在松稍一月在水宛然兩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  
題曰輕舟出峽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岳山人字  
皆八分書蓋明王寅故物也汝侏以獻余余於器玩不

甚留意後爲人取去烟雲過眼矣偶然憶及因併記之  
舊蓄北宋苑畫八幅不題名氏絹絲如布筆墨沉着工  
密中有渾渾穆穆之氣疑爲真蹟所畫皆故事而中有  
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衛樹杪  
一女子衣帶飄舞翩如飛鳥似御風而行一幅作曠野  
之中一中使背詔立一人衣巾襪纓自右來二小兒迎  
拜於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狀中使若不見三人三人亦  
若不見中使一幅作一堂甚華敞階下列酒器五左側  
作艷女數人靚粧綵服若貴家姬右側作媼婢攜抱小  
兒女皆侍立甚肅中一人常服據榻坐自抱一酒器持

鑽鑽之後前一幅辨爲紅絹後一幅則終不知爲誰姑  
記於此俟博雅者考之

張石鄰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  
然慷慨尙義視朋友之事如已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  
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爲縣令凡故人子孫  
零替者無不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  
先生夢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  
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爲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  
君如弟兄吾家奴結黨以蠶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何  
我常密託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姦狀而恐招嫌怨諱不



肯言及某某貫盈自敗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爲之解脫我事之償不償我財之給不給君皆弗問第求若輩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氣類以不談人過爲君子而不計其人之親疎事之利害余常見胡牧亭爲羣僕剝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爲驅逐牧亭生計乃稍蘇又常見陳裕齋歿後孀妾孤兒爲其壻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奮然鳩率舊好代爲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

二稱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嘗見崔總憲應陪娶孫婦  
賃彩轎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賃非三百金不能得眾喙  
一音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悲憤自求朋友代  
賃朋友皆避怨不肯應甚有謂彩轎無定價貧富貴賤  
各隨其人爲消長非他人所可代賃以巧爲調停者不  
得已以已所乘轎結綵繒用之一時清議謂坐視非理  
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被一是  
非此一是非將烏乎質之哉

朱青雷言嘗謁椒山祠見數人結伴入眾皆叩拜中一  
人獨長揖或詰其故曰楊公員外郎我亦員外郎品秩

相等無庭叅禮也或又曰楊公忠臣拂然曰我姦臣乎

于大羽因言嵯松岩嘗騎驢過一治磨者嗔不讓路治

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安邱張卯君之弟子以象刻各一時何讓之有余

亦言交河一塾師與張晴嵐論文相詆塾師怒曰我與

汝同歲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處勝我耶三事相

類雖善辯者無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遇此種人惟當以不治治之亦於事無害必欲其解悟

彌出葛藤嘗見兩生同寓佛寺一習紫陽一習象山喧

詬至夜半僧從旁解紛又謂異端害正共與僧鬪次日

三人破額詣訟庭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乎

昌平有老嫗蓄雞至多惟賣其卵有買雞充饌者雖十  
倍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將曙  
時喞聲競作如傳呼之相應也會刈麥驟於門外羣雞  
忽千百齊至圍繞啄食媪持杖驅之不聞徧呼男女交  
手撲擊東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喚間在屋五楹訇然  
摧圯雞乃俱驚飛入山去此與宣室志所載李甲家鼠  
報恩事相類夫鶴知夜半雞知將旦氣之相感而精神  
動焉非其能自知時也故邵子曰禽鳥得氣之先至萬  
物成毀之數斷非禽鳥所先知何以聚族而來脫主人  
於厄乎此必有憑之者矣

從姪汝夔言甲乙並以捕狐爲業所居相距十餘里一日伺得一冢有狐迹擬共往約日落後會於其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冢側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內而自匿冢畔叢蒿中待狐歸穴甲禦其出路而乙在內禽繫之乙閣坐至夜分寂無音響欲出與甲商進止呼良久不應試出尋之則二墓碑橫壓穴口僅隙光一線濶寸許重不可舉乃知爲甲所賣次日聞外有叱牛聲極力號叫牧者始聞報其家往視鳩人移石已幽閉一晝夜矣疑甲謀殺率子弟詣甲將執訟官至半途乃見甲裸體反縛柳樹上衆圍而唾詈或鞭朴之蓋甲赴約時

路遇值婦相調謔因私狎於林叢時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脫手婦躍起挈其衣走莫知所向幸無人見復狼潛歸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見之呼曰奴在此則鄰家少婦三四睡於院中忽見甲解衣就同卧驚喚衆起已棄衣踰牆遁方共里黨追捕也甲無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爲狐所竄然伺其穴而掩襲此戕殺之讐也戕殺之讐以游戲報之一閉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穢其衣使受縛無辯而人覺卽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猶可謂善留餘地矣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臯陶亦不能斷者門人折生遇蘭

健令也官安定曰有兩家爭一墳山訟四五十年閱兩世矣其地廣潤不盈畝中有二家兩家各以爲祖塋問鄰證則萬山之中裏糧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契券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串票則兩造具在其詞皆曰此地萬不足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邱隴不欲爲他人佔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爲祖宗者或疑爲謀佔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秦不講此事寔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圍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間誰敢爲之

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  
勿祭必鬪每鬪必訟官惟就鬪論鬪更不問其所因矣  
後蔡西齋爲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蓋以  
理喻之曰爾旣自以爲祖墓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旣  
願以爾祖爲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也聽其享薦  
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遵否  
也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  
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  
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



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卽日來比陳尸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仲俄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尙欲以通污投緞鍛鍊羅織微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寧有情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戕寔聞父不知何故爲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恚求死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漠漠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

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或搆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爲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爲疑不亦誤耶時在側者信不信叅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傳贊託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劉約齋舍人言劉生名寅

此在劉景南家酒間語及南北聲音各異不知是此寅字

否家酷貧其父早年與一友訂婚姻一諾爲定無媒妁無婚書庚帖亦無聘幣然子女則並知之也劉生父卒友亦卒劉生少不更事窶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謀悔

婚劉生無如之何女竟慘鬱死劉生知之痛悼而已是  
夕燈下獨坐悵悵不寧忽聞窗外啜泣聲問之不應而  
泣不已固問之彷彿似答一我字劉生頓悟曰是子也  
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聚可也語訖遂寂後劉  
生亦夭死惜無人好事竟不能合葬華山長恨歌曰天  
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此之謂乎雖悔婚無  
迹不能名以貞又以病終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則貞烈  
兼矣說是事時滿座太息而忘問劉生里貫約齋家在  
蘇州歙其鄉里歟

河間有遊僧賣藥於市以一銅佛置案上而盤貯藥丸

佛作引手取物狀有買者先禱於佛而捧盤進之病可治者則九躍入佛手其難治者則九不躍舉國信之後有人於所寓寺內見其閉戶研鐵屑乃悟其盤中之九必半有鐵屑半無鐵屑其佛手必磁石爲之而裝金於外驗之信然其術乃敗會有講學者陰作訟牒爲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爭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對筆迹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諱景曾通儒也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不信道學今日觀之灼然不謬

楊槐亭前輩有族叔夏日讀書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

睡獨秉燭伊唔倦極假寐聞叩窻語曰敢敬問先生此  
往某村當從何路怪問爲誰曰吾鬼也谿谷重複獨行  
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疎偶一二無賴賤鬼不欲與言卽  
問之亦未必肯相告與君幽明雖隔氣類原同故聞書  
聲而至也具以告之謝而去後以語槐亭槐亭憮然曰  
吾乃知孤介寡合卽作鬼亦難

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歷下亭時微雨新霽  
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與象天然覺  
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  
關中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迴殊一是詩語一

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如花間鑿細雨瀾流光句在  
詞家爲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愕然驚顧。寂無一人。  
膠州法南墅嘗借一友。登日觀。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  
不爲禮。二人亦弗與言。俄丹曦從吐海天。混燭千燿萬  
狀。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詩曰。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  
滄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夢天詩。  
故爲奇語。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顧。道士卽不  
再言。旣而駿鳥湧上南墅。謂其友曰。太陽真火。故入水  
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謂曰。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  
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蓋天橢圓如雞

卯地漚國如彈丸水則附地而流如核桃之殼緩轉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動元氣之表無象可窺次爲恒星高不可測次七重則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隨大氣旋轉去地且二百餘萬里無論海也渾圓者地無正頂身所立處皆爲頂地無正平目所見處皆爲平至廣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處其圓中規中高而四隕之證也是爲地平圓規以外目所不見者則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處亦圓中規是又水隨地形中高四隕之證也然江河之水狹且淺夾以兩岸行於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廣至深附

於地面無所障蔽故中高四隕之處如水晶毬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則初見如一線日將近地平則斜影橫穿未明先睹今所見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則影斜落海底轉不能見矣儒家蓋嘗見此景故以爲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於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見此景故以須彌山四面爲四州日環繞此山南晝則北夜東暮則西朝是日常旋轉平行竟不入地設以今日所見其謬更無庸辯矣南聖驚其博辯欲與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說子不知九萬里



之園圃以漸而逸以漸而轉漸迤漸轉遂至周環必以  
爲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楊光先之說苦相詰難老夫  
懣懣不能與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亞羅國  
與中國上下反對  
其地極入地三十五度其地極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徑去竟莫測  
其何許人

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及醫不能  
縫適生俘數回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剝  
腹皮繫於劍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劍愈後渾合爲  
一疋裘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  
信然然叛徒逆黨法本應誅卽不剝膚亦卽斷脰用救

忠義之士固異於殺人以活人爾

周化源言有二士遊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召蒼  
茫草深苔滑乃共坐於懸厓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  
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  
知非仙卽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遊岳麓聞此翁又  
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衆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  
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  
心知此理卽道濟天下乎父母之於子可云愛之深矣  
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  
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已之

疾病何以不能療已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卽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自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主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目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卽平三苗卽格乎抑猶有治法在

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似徽音而江漢卽化崇侯卽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卽炊土爲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瓊瓊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卽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卽逾千百又何爲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寔驗

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衆矣然  
講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  
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  
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蓋  
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  
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寔事  
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  
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  
可號於衆曰吾所傳先生之法吾之法可爲萬世致太  
平而無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譁

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爲  
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是卽此術第彼猶有棘  
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託之空言併無削  
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是駁者乃以迂濶議之  
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劉然長嘯而去二士  
竊記其語頗爲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間道而  
已所謂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爲未務  
禮樂刑政更未之末矣爲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  
劉香晚寓齋扶乩邀余未赴或傳其二詩曰是處春山  
長藥苗間隨蝴蝶過溪橋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

木瘦瓢飛巖倒挂萬年藤猿狖攀緣到未能記得隨身  
搜拂子前年造在最高層雖意境微狹亦楚楚有致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誅心之法青縣有人陷大辟縣令  
好外寵其子年十四五頗秀麗乘其赴省宿館舍邀之  
於途託言牒訴而自獻焉獄竟解寔爲變童人不以變  
童賤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婦與其夫狎昵無度夫病瘵  
死姑察其性佚蕩恒自監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  
年未常離一步竟鬱鬱以終寔爲節婦人不以節婦許  
之誅其心也余謂此童與郭六事相類惟欠一死耳語  
梨陽此婦心不可知而身則無玷大車之詩所謂畏

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猶爲有刑政則在下猶爲守禮法君子與人爲善蓋棺之後固應仍以節許之

啄木能禹步劫禁竟實有之奴子李福性頑劣嘗登高木之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鋸平其外伏草間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樹以喙畫沙若符篆畫畢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錚然拔出如激矢此豈可以理解歟余在書局銷燬妖書見萬法歸宗中載有是符其畫縱橫交貫畧如小篆兩無字相並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李福又嘗於月黑之夜出村南叢冢間嗚嗚作鬼聲以



恐行人俄燐火四起皆嗚嗚來赴福乃狼狽逃歸此以類相召也故人家子弟於交游當慎其所召

于午順天鄉試與安溪李延彬前輩同分枝偶然說虎延彬口里有入山樵採者見一美婦隔澗行衣飾華麗不似村粧心辨爲魅伏叢薄中規所往適一鹿引麕下澗飲婦見之突撲地化爲虎衣飾委地如蟬蛻徑搏二鹿食之斯須仍化美婦整頓衣飾歎歎循山去臨流照影妖媚橫生幾忘其曾爲虎也秦澗泉前輩曰妖媚盡惑但不變虎形耳搏噬之性則一也偶露本質遽相驚訝此樵何少見多怪乎

大學士伍公鎮烏魯木齊日頗喜吟詠而未睹其稿惟  
於驛壁見一詩曰極目孤城上蒼茫見四郊斜陽高樹  
頂殘雪亂山切牧馬嘶歸櫺啼鳥倦返巢秦兵真耐冷  
薄暮尙鳴骸殊有中唐氣韻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

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聞不能行適客作

俗謂之短

工爲人勸田刈禾計日受值去來無定者也數人荷鋤入懼遭強暴又避入

廟後破屋客作閣中見影相呼追迹婦窘急無計乃鳴  
鳴作鬼聲既而牆內外並鳴鳴有聲如相應答數人怖  
而反夜半雨晴竟潛踪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

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貞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然也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及迫脅家衆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竈婢年十五六睡厨下乃密持火種盪開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烟焰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衆旣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羣盜格鬪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爲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畧必能作家雖竈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卽是夜成禮曰遲則講尊

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邊秋厓前輩言一宦家夜至書齋突見案上一人首大駭以爲咎徵里有道上能符籙時預人喪葬事急召占之亦駭曰大凶然可禳解齋醮之費不過百餘金耳正擬議間窗外有人語曰身不幸伏法就終幽魂無首則不可轉生故恒自提攜累如疣贅頃見公棐几滑淨偶置其上適公猝至倉皇忘取以致相驚此自僕之粗疎無關公之禍福術士妄語慎不可聽道士乃喪氣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術士劾治法不驗反爲狐所窘走投其師更乞符籙至方登壇檄將已聞樓上般移聲

呼應聲洶洶然相率而去術士顧盼有德色宦家亦深  
感謝忽舉首見壁上一帖曰公衰運將臨故吾輩得相  
擾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嬰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澤故吾  
輩舉族而去術士行法適值其時據以爲功深爲忝竊  
賜以觴豆爲稍障羞顏庶幾或可若有所酬贈則小人  
太微幸矣字徑寸餘墨痕猶濕術士慙沮竟噤不敢言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引諺曰山川而能語壘師食無  
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謂鬼魅能語  
矣術士其知之

朱導江言有妻服已釋忽爲禮敬者意甚哀切過於初

之初不言所親或私叩之乃泣然曰亡婦相聚半  
生初未覺其有顯過頃忽夢至冥司見女子數百人鎖  
以銀鐐驅以骨朶入一大官署中俄聞號呼悽慘慄魄  
動魂旣而一一引出並流血被併匍匐行如牽羊豕  
中一人見我招手視卽亡婦驚問何罪至此曰坐事事  
與君懷二意初謂爲家庭常態不意陰律至嚴與欺父  
欺君竟同一理故墮落如斯問二意者何事曰不過骨  
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隸之中私庇婢媪親串之中私庇  
母黨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鐵杖三十未  
知何日得脫此纒纒者皆是也尙欲再言已爲鬼卒曳

去多年伉儷未免有情故爲營齋造福耳夫同牢之禮於情最親則非疎者所能間敬體之義於分本尊尊則非卑者所能違故二人同心則家庭之纖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自爲者皆足以彌縫其闕苟徇其私愛意有所偏則機械百出亦可於耳目所不及者無所不爲種種弊端種種敗壞皆從是起所關者大則其罪自不得輕况信之者至深託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覺爲所欲爲在朋友猶屬負心應干神譴則人原一體分屬三綱者其負心之罪不更加倍甚乎尋常細故斷以嚴刑固不得謂之深文矣

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師余常買羅小華墨十六錠漆匣  
鵝做真舊物也試之乃搏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  
益於濕地所生又丁卯鄉試在小窩買燭燻之不燃乃  
泥質而帶以羊脂又燈下有唱賣爐鴨者從兄萬周買  
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傳以泥外糊以紙染爲  
炙搏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爲真又奴子趙平以二  
千錢買得皮鞋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跣而歸蓋  
鞞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底則糊粘敗絮緣之以布  
其他作偽多類此然猶小物也有選人見對門少婦甚  
端麗問之乃其夫遊幕寄家於京師與母同居越數月



忽白紙糊門合家號哭則其夫訃音至矣設位祭奠誦經追薦亦頗有弔者旣而漸鬻衣物云乏食且議嫁選人因贅其家又數月哭其夫生還始知爲誤傳凶問夫怒甚將訟官母女哀籲乃盡留其囊篋驅選人出越半載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婦對簿則先歸者乃婦所歡合謀挾取選人財後其夫真歸而敗也黎邱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約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餘金有一人住半載餘恒先期納租因不過問一日忽閉門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視則縱橫瓦礫無復寸椽惟前後臨街屋僅在蓋是宅前後有門居者於後門設木肆

販鬻屋材而陰拆宅內之梁柱門窗間雜賣之各居一  
巷故人不能覺累棟連甍般運無迹尤神乎技矣然是  
五六事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  
盡在人錢文敏公曰與京師人作緣斤斤自守不入陷  
穽已幸矣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姦巨蠹百怪千奇豈  
有便宜到我輩誠哉是言也

王青士言有弟謀奪兄產者招訟師至密室篝燈籌畫  
訟師爲設機布穽一周詳併反間內應之術無不曲  
到謀既定訟師掀髯曰令兄雖猛如虎豹亦難出鐵網  
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謝曰與君至交情同骨肉豈敢

忘大德時兩人對據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繞室翹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珍珍如蓑衣指訟師曰先生斟酌此君視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躍上屋檐而去二人與侍側童子並驚仆家人覺聲息有異相呼入視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蘇具述所聞見二人至曉乃能動事機已洩人言藉藉竟寢其謀閉門不出者數月相傳有狎一妓者相愛甚然欲爲脫籍則拒不從許以別宅自居禮數如嫡拒益力怪詰其故喟然曰君棄其結髮而暱我此豈可託終身者乎與此鬼之言可云所見畧同矣

張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時顧侍者曰  
不起矣聞將死者見先亡今見之矣既而環顧病榻若  
有所覓喟然曰錯矣俄又拊枕曰大錯矣俄又瞑目齧  
齒招掌有痕心真大錯矣疑爲謔語不敢問良久盡呼  
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嚮以爲夫族疎而母族親今來  
導者皆夫族無母族也吾嚮以爲媳疎而女親今亡媳  
在左右而亡女不見也非一氣者相關異派者不屬乎  
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誤矣  
爾曹勿再誤也此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婦女偏私  
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猶是大智慧人能回頭猛省也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聖人之究悉物情也親串  
中一婦無子而陰懷其庶子姪若壻又媒蘖短長私黨  
膠固殆不可以理喻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備  
匍入謁一拜輒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  
爾姪曰老奴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事母誘我財盡今  
如不相識求一孟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爾女若壻曰  
壻誘我財如我姪我財盡後棄我亦如我姪雖我女無  
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曷不訟之曰訟之矣官以爲我  
已出嫁於本宗爲異姓女已出嫁又於我爲異姓其收  
養爲格外情其不收養律無罪焉能直也又問爾將來

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  
訟姪與婿時官以爲既有此子當養嫡母不養則律當  
重誅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奕然若失自是  
所爲遂漸改此親戚族黨脣焦舌敝不能爭者而此媼  
以數言回其意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耳觸龍之於趙太后蓋用此術矣